

郑州地理

百年古堡人和寨

史根周

人和寨筑建于咸丰年间,位于郑州新郑市具茨山下辛店镇。人和寨西部新郑境内的大学南路不足千米,北部紧靠双泊河群和八千年裴李岗文化遗址,南部邻南小河,东部邻滹沱河。人和寨三面环水,人杰地灵,这里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人和寨遗址保护地,是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文化名寨。

人和寨的前身叫土桥寨,土桥寨又分东土桥和西土桥。在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年间,寨内掌门人不排外,广纳有识之士,只要有能力和意愿来寨落户的都可以接纳,并依《论语·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义,将土桥寨移名为人和寨沿用至今。

1851年咸丰即位后,各路农民起义军与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建号“太平天国”,在全国形成了农民起义高潮。清军与农民起义军争战于中原地带,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安全经常受到骚扰,官府腐败无能自顾不暇,对百姓的安全问题无能为力。人和寨当地土桥李的大户李家,大首士李观德与大户李李驰、煤商李松等土绅共同商议,组织附近30多个乡村的人力物力,大户出资,小户出力,筑寨防守百姓安全。

人和寨建筑设计独特,易守难攻。寨内掌门人和附近有识之士经过周密严谨的规划设计,筑建有72道丁字巷(拐)和108道胡同,并依人和寨三面环水的独特防守优势先后筑建坚固的寨墙和东、西、南、北四座防守寨门。

人和寨寨墙环四周长九里十三步,墙高20多米,据老人们说,人和寨的寨墙比郑韩古城只少了9个枪垛子。为提升防匪防盗功能,在人和寨外还筑建了第二道寨墙,寨墙高2米,并筑建有墩堡,架有土炮,每20米中间还备有自卫滚、木雷石等,以防外寇之用。

人和寨四个寨门先后分别筑建有门楼和炮台。南寨门外形是青砖蓝瓦二层六角楼,第二层有四个炮台和炮眼;北寨门东边建有北炮台,外观与南门大致相同;东寨门也建有同样的门楼和炮台;西寨门外没有水,为加强寨内防护,西门建得雄伟高大,西门的炮楼是从寨墙根底下一直垒到寨墙顶,西门炮楼坐东朝西,南、北、西三面都设有炮眼,炮楼上下设有通道连接,防守坚固严密。人和寨寨墙上建大小炮楼近30座,当年还有专职寨丁在寨墙上昼夜轮值巡逻防守,一旦发现匪徒情况,土枪土炮一齐开火。

人和寨内建筑风格独具特色。寨内的四合院正房大都是“明三暗五”式,也就是看着是三间房,走近实际是五间房,正房的主墙上雕刻有精美的花纹,屋内屋外大部分立有漆着红色油漆的浑圆柱子,高高的门楣,厚重的木门,门后边光门洞孔就有4个,精美的照壁墙和花屋檐向人们展示着这里旧时代的繁盛。

人和寨人杰地灵,才子佳人辈出。据记载,从寨内走出七品以上官员就有数十人。人和寨历经百年的沧桑巨变,古老坚实的古城寨已不再是这里安全的依仗。残缺的高高寨墙上草木茂盛,花开争艳。但古老的寨墙和寨内依然存在的老四合院和丁字街巷依然让人感到一种雄壮和威严。如今的人和寨,东门和西门建成了人和寨牌楼,北门在双泊河上架上了通往郑韩古城的大桥,寨内修复了一片老日的四合院,恢复建起了人和寨大戏楼。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和建设彰显着这里的历史文化气息和生机。

灯下漫笔

栾花如蔻

杨娥

样的美好,就和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万物,有了解不开的情结。我与为邻的这棵栾树,非常羸弱,大的也不过胳膊那么粗,非打我住来后,她们一年一个样,好像和我五行相生,一个劲儿往上蹿,最大的三把匣不住,以至于旁边斜出越过院墙,探头探脑地伸到我家院子来做客,用鲜亮明艳的色彩填补了院落丛林与天际相衔处的空白,那深邃间的一抹明黄,苍茫中的几缕浅绯,清凉里的一丝暖意,是天赋异禀的画家也无法抵达的臻境!

小时候,老家人前也有几棵高挑的木兰,她们初生的嫩芽粉嘟嘟红绒绒的,大老远就招你的眼。就这样羞怯怯的,赶在万木萌发之前,给大地带来了一抹春意。娘也稀罕着这苍凉的春色,但她的心思远比风景长,她会小心翼翼地掰掉木兰的嫩芽,焯去青涩,清水浸泡后,与春节留下的腊肉一起熬炒,便是一道风味独特的山珍美味。最简单的做法是加入佐料爆炒,然后掺入半熟的大米搅拌均匀熬菜干饭。这是豫西山区特有的食谱,饥荒岁月中,山野菜的碧绿浸染了老百姓生命的颜色,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无穷的回味。草木的清香氤氲着烟火的气息在饭碗里蒸腾,你的味蕾记忆了这

想想她们一家子也不容易,树根扎在临水的石墙上,靠风儿送给她们一些瘠土维持生命。动了惻隐之心的我,沿着她们生长的崖壁,筑起了29级台阶,帮助她们保持水土,稳固根基,也许草木有心吧,她们努力地生长,开枝散叶,亭亭如盖,不仅长成了葳蕤葱茏的护林林,也温婉成了一道苍翠靓丽的风景,我们相互成全了自己。

木兰也有一树花开的热忱。一簇簇金黄的栾花舒缓地站在枝头,青翠的绿叶托举着她们的高洁和明艳,玲珑的花朵恰似含羞的豆蔻,橘红的花蕊宛若一点绛唇,嫩黄的花蕊是舒展的水袖,形姿如起舞的少女,传递

给你含蓄委婉的美感。

这时,你才能真正体验“精彩震撼,绚烂人生”的花语。在众多的色彩中,黄色尤为贵气,具有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古不易,充满着希望和活力。作为中华帝王龙袍的底色,她们有着无上的至尊。

开花时的栾树门庭若市,喜盈盈打开花心迎接精灵们的到访。最用心也最真诚的应该是蜜蜂,它们嗡嗡嗡嗡在花蓬上飞舞,把吸吮扎入花蕊,沉醉在馥郁的花香中。

始知认为,栾树是知性的,她们感知了她的孤独,竭尽美好陪伴我,不惜耗费周身的养分从春末开到秋至,金灿灿亮若星海,抬眼处皆为花影,幽幽花香漫过心田,洒染了我的草木本性。

微风吹过,金黄色的花瓣簌簌飘落,好像漫天洒落的花瓣雨,难怪台湾人称她“金雨树”,浪漫而唯美。坐在铺满落花的台阶上,无穷的落花让你的思绪一片空灵,至繁至简的自然之美,会让你感觉人生的苍白,会有一些反省让你顿悟:一生孜孜不倦的名利追求,远不及一棵树四季轮回中自然绽放的淡泊更为从容。

站在栾树下,仔细聆听,似有碧玉之声冷冷作响,那是她的果英,在

秋风抚慰下弹奏的天籁之音。一抬头,栾树枝头点缀着胭脂色的花房,像是少年时娘糊的灯笼,被谁淘气地挂在了树梢上,灯笼里面坐着栾树的胚胎。熟透的种子呈暗褐色,光滑圆润,用彩线串起来戴在手腕上,与从前的记忆美丽相迭,是小女人温婉的欢喜。

我不知桃李李树一朝花落,有多少阳光雨露的滋养才初显幼果,又有多少星移月满才成熟可采。与其在繁华落幕时悲哀,何若于盛景中孕育新生?似乎栾树更懂生命的真谛。她们像风华绝代的少妇,簪花缀玉,环佩叮当,一边开花,一边结果,一串串线红深绯的三棱形果荚,积攒起成熟的财富,酷似旧时元宝迎风飒飒,昭告着财源滚滚奔腾而来,于是她们又有了大俗大雅的别号“元宝树”,赋予了“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

秋风瑟瑟时,栾树已调好梦幻的色彩,在某个清晨或是黄昏,眸光掠过时,她们会呈现给我极具夸张的惊艳,我私以为层林尽染就是从栾树开始的!

大自然的本身是平等的,相互依赖中共生共存,在乡野的山谷,我看到了自然的宏伟,在峭立的崖壁,我感知了生命的神奇。



编织梦想(国画) 李青利

诗路放歌

甘南写意

尚新妍

五色幡

从中原向西 跨一匹现代白马

海拔渐隆渐起 黄土高原、青藏高原 五色幡在山上 五色幡在山地

风顺着它挥舞、卷舒 每时每刻 用力地诵读 风越过蒲公英的花蕊 越过土拨鼠的洞穴 经幡之语 流布万物耳畔

我还看见牦牛走出哲学家的步伐 只见它一边细语聆听 一边咀嚼草汁

扎尔那的山谷

山坡上的鼠尾草长成紫色拂尘 遍野的银莲花轻轻与牦牛接吻

茶糜子伸出根根铁戟 捍卫透明的毛果 蚕豆棵挂满一粒粒饱胀的豆荚 远处的青棵蔓延至低垂的云朵边

它们习惯在山谷的云雾里隐秘一生 而激流的马鬃 在河床里翻滚 汹涌着难以驯服的烈性

她们

喜欢看她们的背影 无论年轻或是年老 身材都那么好看 走姿那么轻盈灵动

背上的辮子长长 从少年伴随到老年 她们的裙角与手中的佛珠 飘散出一种不同的风情

最是那沧桑而明亮的笑意 有来自命运深处的照亮

荐书架

《文化的世界史》:一种文化社会学阐释

文景

该书是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的经典著作之一。阿尔弗雷德·韦伯致力于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不同文化的历史,对世界文化的变迁做出历史哲学层面的解释,即解释各个文化在其本身的成长和发展区域中的本质和真实情况。他将文化的发展分为不同层级和阶段,完整描绘了从原始文化到古典文化,再到亚洲、欧洲等发达文化,直至现代文化的

人类历程。他将文化放归其原生土壤,强调人的自发性创造对历史的推动作用。

阿尔弗雷德·韦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世界文化图景,栩栩如生,思想丰富,也让我们意识到,一切文化都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如作者所言:“既往是现在的明镜,而现在则是焚毁以往之木柴。二者相加,经过诠释,便为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打开了认识的途径。”

人与自然

妖娆的红薯

王灿

长高了、发紫了、变绿了、叶片伸展开了……真是“薯女”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不知不觉间“孕室”里绿莹莹的薯芽儿,出落成亭亭玉立的薯姑娘了。随着天气逐渐变暖,“孕室”内温度增高,怕烧坏薯芽,往往白天掀开薄膜,晚上盖上一层厚厚的细碎草木土粪,泼足并温水。在“孕床”周边等距离地插满弯成弓形的筷子粗细的竹竿或者白蜡条,蒙罩上塑料薄膜。这样,圆拱形的“孕室”就算建成了。而后,隔个十天半月隔薄膜观察观察,如果缺墒了,在晴天中午揭开薄膜洒点水,保持“孕床”干湿均匀。

半月二十天,原本平整的粪面上,裂开缝儿鼓起了一个个小包儿,一棵棵白嫩嫩的幼芽儿不安分地探出了小脑袋,俏皮地眨巴眨巴眼睛,打量着外边的世界。此后,五七天一变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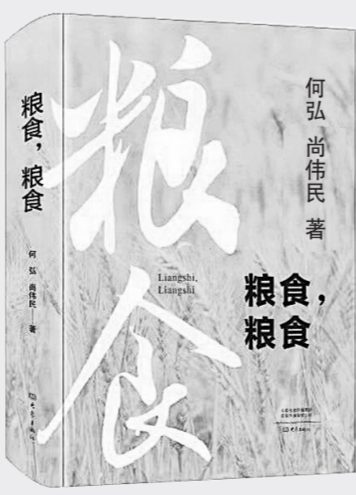
用脚踩每隔尺把儿远刨一个坑容,用瓢浇上定根水,把薯芽儿斜摞到窝窝里,待水沥干后,扶正苗,将碎土轻轻地塞到根部,按压结实,叫“封土保墒”。栽红薯挑水是重体力活,正常年景,棒劳力可在坑塘或沟河里就近取水。几天后干脆晚上不盖了,让薯芽儿沐浴着阳光自然生长。等到薯芽儿壮实之后,就准备往大田移栽了。

“九九”解冻之后,把秋冬耕过的散垡地耙碎耙平,施足底肥,翻犁一遍,打成垅。一般一垅一行,两垅之间的低处叫“地山沟”。在随后的这段时间里,中耕松土、拔草追肥……伴随着一次次的劳作,“老鸹窝”里甩出了“头发辮”,一根、两根……若干根。薯蔓越拖越长,叶子越扑棱越大,仿佛一条条射出青蛇昂首着向周边匍匐蔓延。绿汪汪的藤蔓爬满了地块,也铺满了农家人的心田。

夏姑娘挟裹着充沛的雨水匆匆赶来,薯藤叶茎如同风吹似的嘎吱嘎吱使劲疯长。暗红色的蔓茎,葳蕤青翠的叶片,紫色的叶脉,宛若一条条血管向藤根流淌着甘醇的雨露和丰富的营养。悄然间薯藤主茎节上钻出许多密密麻麻白白嫩嫩的细长卷须,好似红薯的脚儿,紧紧地扎进地表。为了让主根结出大个红薯,需要适时翻秧扯断这些须根。翻秧的活路简单但不轻省,红薯地里没有遮挡,火辣辣的毒日头如芒刺背,薯农忙戴着一挪一趟地把薯蔓挑起来,翻过去,再挑起后翻过来再翻直顺,随手薅净旁侧的杂草。稠密的薯秧被翻过来,缕缕清风从垄沟间愉快地自由穿翔,秧叶重新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返青后愈加蕃郁了。翻完几亩地的红薯秧,皮肤往往被晒得黝黑光亮,整个人如同碧绿薯海里的一条黑泥鳅。

秋分前后,绿意婆娑的薯藤茎蔓渐渐放缓了生长速度,大部分养分都输送给了地下的薯瓜。霜寒降过,泛黄的薯叶变褐了,枯萎了,一块块薯田恰如一张张墨绿的毡毯,镶嵌在深秋的原野上,将浅丘漫爬满了地块,也铺满了农家人的心田。

连载



河南的水稻专家

河南的水稻育种虽然与全国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差距,但发展势头可喜,常规水稻育种居黄淮地区先进水平,在高原育种、优质育种、抗旱育种等领域取得了较大进展。特别是近几年选育出的“豫粳6号”“郑稻18号”“水晶3号”等有代表意义的品种,都有不俗的表现。

丁颖先生曾提出以我国栽培稻种系统发育过程为基础的五级分类法:第一级为籼粳亚种,第二级为晚季稻与早、中季稻的气候生态型,第三级为水、陆稻生态型,第四级为黏、糯稻的淀粉性质变异型,第五级为品种的栽培特性与形态特征。他还对收集到的6000多份栽培稻种进行了分类研究,并把它们保存下来,为以后良种选育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我国第一个矮秆良种“广场矮”的育成就是利用了保存下来的农家品种“矮仔黏”的矮秆基因。

1933年,丁颖先生在全球第一次进行野生稻种质与栽培稻育种的尝试,成功选育出“中山1号”,并用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获得世界上第一个水稻“千粒重”品系,当时在东亚稻作学界引起极大关注。

新中国成立后,丁颖先生从植物地理分布与环境条件相统一的生态学观点出发,以光、温、雨、湿等气候因素为基础,以品种类型为标志,结合土壤、耕作方式等人为原因,把全国划分为华南双季稻作带,华中单季稻作带,华北单季稻作带,东北早熟稻作带,西北半干燥稻作带,西南高原稻作带等6大稻作带。这为我国水稻生产和组织

全国科学研究起到了指导性作用。2017年4月,由袁隆平先生发起,以“南繁种世界源,中国稻世界粮”为主题的首届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在海南三亚召开,交流全球水稻育种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助力中国水稻走向世界。这次论坛,可谓群贤毕聚,把当前我国水稻界的精英专家“一拥而入”——在袁隆平先生担任主席的主席团中,领衔的10位农业领域的院士均是稻界的世界明星。

水稻分子遗传与育种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万建民先生,长期从事水稻优异基因挖掘和分子育种研究,在国内较早提出和初步实践了作物分子设计育种。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农科院院士刘旭先生,擅长植物细胞学、作物遗传学、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一直从事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遗传育种专家、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英国先生,坚持育种材料源头创新,培育出新型不育系和选育杂交水稻新品种相结合,合作育成水稻红莲型、马协型两种新的细胞质雄性不育系及多个光敏核不育系,并实现了产业化,得到大面积推广。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德两国科学

院院士李家洋先生,主要从事植物分子遗传学研究,他利用模式植物拟南芥与重要粮食作物水稻探索植物生长发育的调控机理。近年来,李家洋团队与浙江省嘉兴市农科院合作运用“分子模块设计”这一突破性技术育成的“嘉优中粒系”水稻新品种,是在中国科学院 A 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分子模块设计育种创新体系”项目支持下产生的重要成果,是颠覆了传统育种技术的大胆实践和成功探索,标志着我国科学家在现代育种理论研究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对指导未来作物遗传改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稻作研究室主任陈温福先生,在粳稻杂交育种、水稻理想株型、水稻超高产育种及生产技术集成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并获奖。中国科学院院士、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谢华安先生长期从事杂交水稻育种工作,培育出“汕优 63”再生力特别强,实现了再生稻在我国农业生产上的突破,使再生稻在农业生产上大面积推广成为现实。

我国的水稻育种专家是一个庞大的队伍。端起碗吃饭的时候,我们要感谢袁隆平,但也别忘了他们。